



以二吉甫名之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為饒州刺史先是郡
城之連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蒞止後命啟
簽籥而居之郡吏以語怪堅請公曰神實正
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
在人

大唐傳載

丁亥四月假馮已蒼本寫
內多差訛未盡校正也
明志識是月十四讀一過

卧游錄叙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卧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
忘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
有感於宗少文卧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人境
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卧游錄非
直以為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
書曰近書新銜州時初後道宮譙沛真源恍然在目
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究之大極華之雲
臺皆可卧游也觀此則去先生故國之念未嘗
一日去心卧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

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卧游二字扁其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曩侍言大愚先生見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尚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大史東萊先生知歲相家新居一室書與世休
相新錄

卧游錄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青鳥入軒耳目之清養令偏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

魚自來親人東臨山南入直其雙鶴少相與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

尚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
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
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意林曰既
有陵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
成置使飛去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

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傍有白石山

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志石賴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
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
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
王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便自浩然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
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
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扃心不淨乃復強欲

東澤穢太清邪森森四十丈外

庾子嵩日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
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亦下令目射向朗朗
如百間屋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世目周侯疑如

斷山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
疑僕然每至與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
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
曰王大故自濯濯有人詣王大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

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
琳琅珠玉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
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
王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
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
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譔後王逸少下
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
得不少頽右軍荅曰唯丘壑獨存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樵伐

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藉
登嶺就之箕踞相對藉問之屹然不應藉因
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藉復嘯意盡
退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
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
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
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
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
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
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耶時所種柳皆已
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
百法然流淚中曰魏中野樹可與韓梨同答曰野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
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
皆相視流涕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
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裴令公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

士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音多慷慨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

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

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作誄云荆門晝掩閒

庭晏然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

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

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

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

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

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

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佷枝其驚可

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

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之以爲

異事此無他不恃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

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

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
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
蛇鼠之類也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
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

至閣下巢其上方謂吾豈特主以重斯對皆

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
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
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

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歲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
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弱草
茂獸肥與兕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
兔三十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焦灼理極意謂
不復有清涼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
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言今我不為樂知
刑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為糧不復疫癘知此物
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
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
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
熟噉之則鬆而賦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
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
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
甚美乃為書此帖

父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
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
箇沒興店張鎬相公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
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
所從出出山肩輿却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
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
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
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陟田蒼莽行
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
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

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
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
林之氣竒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
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
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張
氏自其伯父殿中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日
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
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
今日遊白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輶電散
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
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
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父甫兄弟
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
父甫之弟子辨留語半日去迫寒食且歸東
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
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見舟及武昌岬
乃還介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
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
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以必感物愴然有不

勝懷者

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
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
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
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
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
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
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對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

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石鍾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
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
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
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
間月出可數豪髮遂弃舟從參寥杖策並湖
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
壩得支逕上風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投石
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窅不聞人
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

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
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余謫居黃州辯才叅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
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
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
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
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
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大虛也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
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

晉
巖靡也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
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
侯共之一晦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
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
盛實甲天下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
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
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
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
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

轉汹涌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
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
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
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
曰雖茲山之勝栖賢蓋以一二數矣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
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

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晉大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華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
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
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
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
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
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間有此人咸來問
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而一爲具言所聞
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
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
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
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
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孟嘉字萬年爲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
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
義路由永與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受仕

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
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
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
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
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廷
墮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
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
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
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

命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
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
若無人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
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
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
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傳乎
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
之民歟

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
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
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
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
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涼風
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
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望出
繼伯父後盟仲觀粹中亘元邈皆有氣節博
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鶻德
符陳恬叔易爲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
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
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
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
酒熟花方盛開畱連十許日商榷文字意足
而後歸

陽翟辛 前輩賢者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
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
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
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辛君畱
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
草終身自樂

山家清事目錄

十幾口其地每有犬豕人間屋後皆有竹果

自於山中購宗禎癸酉冬自寫書以辛岳題

自題其地每有犬豕人間屋後皆有竹果

自於山中購宗禎癸酉冬自寫書以辛岳題

陽羅羊 自書觀者少必入其地自題其地每有

自於山

自於山中購宗禎癸酉冬自寫書以辛岳題

山家清事目錄

相鶴訣

種竹法

酒具

山轎

山備

梅花紙帳

火石

泉源

山房三益

